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五

弼違類

廣德意以飭吏治疏

王廷稷 萬曆十八年任

臣近覩邸報該廣東巡按龔懋賢題爲乞大彰法紀特懲貪官以皁民生以保萬年治安事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朕奉天子民恒恐一夫不獲其所前屢有旨欲懲貪進廉以飭吏安民撫按官通不着實奉行或前官論劾贓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將一二輕贓抵罪問革又不盡法追贓取具收領了事及奉旨駁回追併便說朝廷用法太嚴人不能堪似這等上澤何由得究小民何由得安今後撫按官都着嚴察奸

貪訪有實跡的不論官職崇卑出身資格卽便照例
恭奏拏問遵律例追贓治罪欽此　臣　伏而讀之仰見
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媲美堯舜誠
社稷之福天下蒼生之幸也有　君如此而大小
臣工顧無以仰荅報稱謂之何哉　臣　猥庸鄙陋無所
知識獨犬馬微忱深懼尸素曩備員蜀邑每見今時
吏治俱非實心為民有所蘊蓄而欲言者久矣今又
荷蒙我　皇上殊恩甄拔謬居言職是臣所欲言
者今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臣之大罪也矧恭遇我

自爲得計無所顧忌而爲凡民者又愈趨愈下矣居鄉村者或武斷鄉曲或覇占田土或窩藏奸細或畧賣子女居城市者或包納錢粮或包當里甲或起滅詞訟或夤緣衙門奸盜詐僞無所不至是誠賈生之所以痛哭流涕者也然據目前而言押片紙呼之則立至折寸挺笞之則涕慴似無足慮者但小人學道則易使民不知方則易與爲亂平居無事猶可以法度相維也一旦有急安必其無有他志而皆就吾之約束哉臣 以爲宜通行天下有司務以興教化爲先

而教化之興又非徒恃乎文具之末爲也必也明之以義理示之以規條於朔望日群士子於學宮於朔望次日聚民庶於鄉約諄諄然曉諭之切切然告戒之使之知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不善如是而可爲如是而不可爲又爲之公其賞罰以嚴其勸懲其有明於倫理可資以淑世者則不問其人之爲士爲庶也必優禮而厚獎之其或悖於倫理不若於訓者則不問其人之爲士爲庶也必重懲而嚴斥之使天下之人皆知善之爲榮而必爲也皆知不善之爲辱而

必不爲也而有司者又以身先之守之以正行之無倦日漸月磨民皆向方將向之頹俗不革自變而學校閭閻之間皆濟濟師師之風矣伏乞　聖裁

一曰廣儲蓄　臣聞上古之世蓄積多而具先備是故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貧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無飢寒之患今旱一月則民告飢三月則民菜色五月則民溝瘠何待七年九年若是者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宋朱熹作社倉於建多其積蓄使貧民春則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小不收

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
息足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行之至今建人賴焉臣
嘗嘆其法之善而惜其不行於天下也及臣宦蜀中
閱簿書知蜀亦有此議於是奉檄諭邑民而邑民之
富者二十餘人俱以粟應臣復益之以贖遂得粟二
千有奇乃是建倉貯之以待凶年而歲之出入則倣
朱熹之制焉因知古之法未嘗不可行於今而今之
民亦非有異古之民也在上之人倡之耳今各處倉
穀自額報之外無有餘積者雖常申明社倉之法而

着實奉行之者亦少萬一地方有急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方始經營處置急遽倉皇糴買無從轉運莫繼如之奈何　臣以爲宜行令天下有司官及茲暇時多方積貯除額報常數之外務再加設法區處或勸諭富民隨其多少輸納有能輸百石以上者爲之請給冠帶榮身免其雜泛差役其或不願冠帶者則爲之竪立義扁以獎賞之又如犯罪之人或徒流或充軍往往逃而不去去而復逃名爲治奸反資冗費合無除巨惡重情照例拘解外其有情稍輕而惡不

至巨願納穀自贖者亦聽有司為之申請量定其數或千石或數百石許之輸納免其發遣俾所入者多倉有餘積選擇鄉社中公正而有身家者掌其出入之數每遇春夏青黃未接則借貸於民及至秋成之時則畧加其息而收貯之每年終則以置過社倉及積過穀若干申報撫按以備查考則社倉之法通行於天下而國有三年九年之積民無旱乾水溢之患矣伏乞

聖裁

一言衛封疆臣聞古所謂封疆之臣者今之有司是也

封疆有內外內爲城郭外爲鄉村皆有司之所當加
意防衛者也邇者揚州府夥賊强入斬關擁出山西
長治屯留二縣盜賊黄夜連刼居民即此一府二縣
觀之則有司之防衛廢弛可以槩見况各處隱匿不
報者又非止一府二縣已也若不大加振刷其流之
禍曷有極哉臣以爲欲衛城郭在練民兵欲衛鄉村
在嚴保甲夫各州縣之有民兵正爲城守而設也然
必訓練有素使知攻擊之方旦夕在營乃無暮夜之
虞今之爲兵者則以訓練爲虛文以差役爲公務有

名爲操閱者亦不過擄簿查名颺旗數轉吹號數聲則以爲畢事矣至於操閱器械又多朽鈍不堪古稱以卒與敵者此之謂也而又分撥各衙門聽差勾攝占役大半各處城垣庫簿遇夜全無一卒巡守則何怪乎奸盜之不生心哉臣以爲宜行撫按官責令各州縣有司凡遇編審民兵務精選壯健人丁填報本名在冊各戶應出工食銀兩或官追給領或對戶頂收依時不缺毋致剋減而訓練之職又必委能幹巡捕官將轄內兵分作上下二番每月二次盡數大閱

朔後半月操上番望後半月操下番掌印官仍以朔望親臨稽閱量加賞罰其法則弓矢責其引滿中紅䄂械責其互角較勝膂力程其任重趨遠驗其不喘稍有勇畧出人者另優奬異夜則以日操之衆分植於城樓傳筴爲號分更守宿有警則委之休番者而城守者毋動他如公務之役宜別有處分而民兵之差嚴行禁止則兵有素教之勇城無意外之憂臣謂欲衛城郭無出此者至於保甲又必行撫按官責令掌印官親自挨戶編審毋致遺漏亦毋得騷擾其法

則放古寓兵於農之意於一堡之中每十家爲族族長帥之十族爲鄉鄉長統之蓋每百家爲一鄉也就中論產業之厚薄以爲編次如鄉長一人則擇其中之有財產而爲衆推服者爲之次以有產而僅足者爲之又次以有產而不足者爲之至如無產者則居族末責令自立議約一張置木牌一面如前列定次序註定日期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則定一族人夜間巡邏各執器械或潛坐於冲要路頭或同登於高阜山崗但遇有更深夜行者即擒拿搜檢審

此有何緊急事故并投宿何家方止如或踪跡可疑
卽送官究治或見有火光喊叫去處卽時鳴鑼爲號
九族人齊起救護初二十二三十二則以第二族人
巡邏悉如前規以次輪流毋得紊亂每一月一族人
止巡三夜月小則族末一人止巡二夜如該期巡邏
查有一人不到者九族人報知鄉長呈官問罪如該
期本鄉被賊而不救護并不聞鑼聲喊叫者罪坐該
族九人俱以交通賊情論有一人爲盜而九人不首
出者以知情論如一族同爲盜而九族不首者亦然

如此則各保守身家不敢因循懈弛且勢既相維情
亦相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雖有不測之變不患無
備所謂無事則謂比閭族黨州縣之民有事則爲伍
兩卒旅軍師之衆者此也然所以必論貧富以爲編
次者蓋以富者既有身家畏其連坐必能制其貧者
使不爲盜又或遇凶荒則知每族之孰爲極貧者次
貧者給穀之多寡均而救荒之策亦可舉也臣以爲
欲衛鄉村無出此者仍以此通行天下俾此彊彼畧
各有防守則盜賊亦無從而生發矣然臣所陳者群

亦日以虛文相搪塞而全無有裨於實政不知欲以
防奸而反以長奸耳今之官司正坐此弊此簿書之
所以日煩文移之所以日多而奸益以乘間切發事
益以叢挫不治也是可不清其源而裁減之乎 臣請
舉其一二之尤者爲我 皇上陳之如竊盜之捕
拿爲上官者懼有司之蒙蔽無以除民害也而使之
十日一申報至季終又責巡捕官帶兵總赴比焉此
謂督責之嚴矣而不知其赴比也路途費用何所出
乎官取之各兵而已各兵歛之本戶人丁而已况此

年之比方回而下季之比復至日見其紛擾而已何曾用心於捕拿哉如波渠堰塘之清理爲上官者懼有司之因循無以興民之利而使之每季一造冊且遣該吏親賫赴查焉此謂稽考之密矣而不知其造冊也紙張工食何所出乎徒取之堰長而已堰長歛之用水人戶而已況此年之冊方畢而下季之冊復起抵見其科害而已何嘗用心於清理哉他如屬官之賢否消長雨水之入地方寸錢粮之有無侵欺拖欠如此等類不可勝計上之人懼其無由知也而各

有月報季報文冊州州縣既經申矣而又使州縣彙申焉此在府州縣不過苟且荅應徒費紙筆甚至積數百件而不得完繳者在上官事件既多安能一一親查其勢必付之吏胥吏胥緣是以需索於是有所謂對房使用常例者一或缺少則以差錯稽遲駁回問罪是徒以啟吏胥之奸貪何俾於實政也推其原蓋由巡守道交代不常而又時以公事往省每歲不得一至其地不得不假此以呈報撫按耳臣以爲今宜行令各省撫按官申諭守巡道務常川住扎地方毋

得托以公事赴省每歲務遍巡各州縣凡一應官吏
倉庫獄囚與夫地方盜賊水利田[illegible]等項俱一一親
自查理而各項申報文冊須擇多者俱裁減不用庶有
司無所肆其欺瞞吏胥無所容其奸弊而實政可舉
矣伏乞　聖裁

一曰公舉劾　臣聞昔者　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
見其地闢田治化行俗美則有進爵之典反是則黜
罰必加焉是古人所以責望其臣者教養之外無他
留焉今之郡守縣令即古之所謂州牧侯伯也今之

撫按監司即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然而今之所以督責之者則與古異蓋各省地方廣遼州縣散處撫按官既無由周知巡守道又不一一親歷往往委府佐等官代爲查訪萬一委託匪人反藉此以作威福不問其政行之實而惟以奉迎遲速爲賢否咈其意者雖本廉幹惜民而反議之以害民順其私者雖本奸貪誤事而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監司循之以註考撫按因之而誤聽至上之於部而黜陟加焉則陟者未必賢黜者未必不肖何所

賴以服天下諸司哉雖其是非之公未嘗不在民心而小民卑遠何由上達祇以滋其議而已夫人君所恃以勸懲有司者惟此黜陟也今也不以爲勸爲懲而反以起天下之議是可不思其故哉臣　以爲宜嚴行申飭各省撫按官今各巡守道秉公持正無論荒僻小邑俱要親至其地采之民謠訪之士論其有心乎爲民而教養兼舉者則考之上也或心雖爲民而才有不逮者則考之中也又或無心爲民而徒以營己私者則考之下也監司以是上之撫按撫按以是

聞之　天子天子下之該部而詳覈之果所考不謬則下考者盡法以治之中考者量才以調之至於上考者則或賜獎或加秩或超遷卒以資之淺深爲序或所考不公致有遺議者則撫按及監司官俱當議處斯則上之所黜陟者不徒以虛名縻天下而皆有以覈其實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亦皆以實行趨其所陟避其所黜而不徒慕乎虛名法令於是乎可一而吏治有不與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乞裁革冗濫疏　鄭之亮萬曆九年六月內上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約愛養黎元汰冗剩而官聯清嚴驛遞而浮費減天下臣民方熙熙然歌詠　德化之成矣夫復何言然臣竊謂極治之世必一民一物無不得所而後足以慰　皇上兼濟之懷論治之臣即可裁可革不避煩瑣而始有以舒葵藿無已之念故敢以一得之愚爲我

皇上陳之臣近閱邸報該戶部題覆爲遵　旨辭任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

奉差委卽濫收書筭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今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騰謗及營求復入的着本管官卽便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窺　聖明深知書筭人役玩法干紀爲蠹政之源也然吏農之害尤甚於書筭而其額尤當限制惟　國初之選農民考其字書猶存古意自嘉靖十三年後援納之例大開考選之法遂廢濫觴至今弊無紀極其間差煩役重之處畾自遮蔽者率以其貲寄籍農民大都之缺僅一二十其聚而守之者幾數十倍而州視縣又倍之

司府視州又倍之比遇審編紛紛呈乞優免從之則偏累貧戶不從反致其謗怨及其收叅之後衙門愈高則憑陵愈甚黨援益衆則氣勢益張武斷把持肆無忌憚幸獲役滿由之以墊銓途賤名器斷樸俗熾貪心勢所必然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已納候叅外自今以始比照童生入學事例總計所轄額設之缺酌量郡邑之大小而定其數焉于一缺以三人須之不得過越凡有肯願上者止取于土著于良家之子而門書之類過犯之流不使得厠其間一應

開納撥叅嚴爲之制無容舊緣規避如是而冗吏裁
矣其承差上納冒濫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謂其
入貲充費雖實煩有徒未爲不可者然不知　國家
之用何藉于涓滴之微而減省一人則能免一人之
害厥幾僥倖抑而利權撓姤政之源其少塞乎又該
兵部題覆爲敷陳一二利弊以便地方事奉　聖
旨是這贍夫依原議盡行裁革欽此仰窺　聖明
深知驛站贍夫狥私濫用爲民力之困也然是夫役
之設在裮遞則爲養贍夫而各省直則爲排夫長夫

前此驛遞未經查革固皆編養以便倉卒況用近
欽依稽覆甚嚴凡係真正勘合公差即一夫一馬亦
必實報循環如有違縱許撫按官參劾降斥之連坐
之騷擾之敝禁革殆盡則前項夫役委屬虛糜故有
一州縣而長養一二百名者有三四百名者差使有
限日費無窮有司以其空閑而莫之用也則曲意市
恩任情欺罔不報循環漫無稽查或有新舊迎送絡
繹不絕甚者貪婪之輩且遠役原籍捆運而歸焉夫
此養贍之資皆取辦於小民而抵供於私遣其于膏

脂訖恤而樽節未聞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福建已遵奉行外其餘查照撫臣勞堪所議將原排夫長夫盡數革去量其地方衝僻定銀多寡具載賦役冊內徵貯在官遇有應付臨時雇募登報循環送查則分文出帑不容不報而報有假借罪坐侵欺支剩銀兩即准減下年之派不許冒破如是而冗夫革矣其走遞民皂所費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慮其銀既在官一時取用至衆無從召募者然不知閑民謀役固無乏人之理而于例該應付員役禁其額外

週索册幾公務濟而私弊絕民力之困其少寬乎伏乞皇上軫念國體民生所繫勑下吏兵二部查果臣言不謬覆議上請轉行各省直撫按嚴加裁革則吏道清而冐竊者不能行其討夫役省而阿縱者不得遂其私冗濫以除邦本以固國家億萬載太平之休端在是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急備教刷財蠹疏　　施懋 萬曆十八年七月上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人君欲求在天之晴莫若求在人之天敬修匪懈則天之有災無災足以動吾之憂喜而不足爲吾之累者譬之保身者然不必計賦受之厚薄也爲之愼起居寡嗜慾節飲食固吾身之元氣而已矣譬之處家者然不必計感遇之順逆也爲之謹蓋藏具裘葛廣儲蓄急吾家之當務而已矣頃者災害交侵烝黎失業　皇上日乾夕惕竭誠祈禱幸天心感格自北而南雨澤誕布一時人心

稍稍慰豫矣臣愚猶不勝私憂過計焉遇災而懼人之情也災已而怠尤人之情也況 內帑空虛籌筴無策一蒔之雨尚未必相繼之何如者敢以補掇之事冒塵 睿覽雖不敢自謂於天下有禆償荷 俯納而推廣焉亦涓埃之一意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急儲教臣聞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矛盾又小學豈八歲之童詎能誦詩讀書揖讓前

哲而爲人父者何若是責成之惓惓哉良以乘其
一不襍之天則開導易爲力而其所受開導者亦堅
久不能忘此養之所以貴于豫而緝熙光明之學亘
千古而有光也恭惟　皇元子聖質方茂英異夙
成眞初曦之暘未琢之璞蒙養入聖之時也而慎選
師保日侍帷幄反復開陳問安視膳之禮虛懷納諫
之義治亂興衰之故閭閻疾苦之狀有不容一日少
怠者或曰　皇元子王體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
觀自古　帝王之子未有八歲以往而不就外傳

者民間衣食稍裕之家動以延師訓幼子爲美舉蓋
夫人幼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嚴禁之不能禦
方其習之未定導之而趨爲不難語云少成若性習
慣自然齊民莫不知所以擇也況人主哉或又曰
皇元子聰明天縱若不專俟夫學者夫古今聰明之
至孰逾　皇上哉六齡出閣親典謨而討究之字
內尊仰後世傳頌之者也今　皇元子已越其期
宮詹之官尚便其曠溺則諸臣之心亦有不自安者
萬一愛惜之至請於六局中多擇純謹慣習之人爲

之晷從戴日方出講畢即還血氣動盪將益舒展[illegible]識習熟將益廣廓視之朝夕深宮逸於休養甚相懸矣且　皇上試驗十五年以前誦讀之心與十五年以後之心靜專何如十五年以後之學視十五年以前之學精專何如則教之當豫與豫教之裨益弘博有不待　臣之喋喋者雖然猶未及教之本也　臣觀周室父子祖孫聖聖相繼豈直天縱之篤厚輔翼開導之備至哉而宮庭之間敬孝慈信又有以漸涵之也今　皇上敬德勤學親賢恤民　皇元子固

耳而目之則轉移默化進於師保之誘掖眞什伯者薄海內外既仰　聖明之在上而又慶繼統之有人固結益深淪洽益廣文武成康不得專美於前矣

教　皇元子以重　宗廟社稷正天心所篤念者伏乞　聖裁

二曰刷財姤臣聞唐有國計錄宋有會計錄凡以襲周官之制總括天下財賦而備知有無多寡者也外稱其所入而浸漁之政不行內察其所出而城社之奸自弭脫或所入不能償所出又得隨時變通增減

於其間也今以　國家之大財用之廣而缺此一總
錄寧能必其無城社侵漁之弊乎邇司農告竭見缺
至百餘萬兩信有不容不皇皇爲之講求者今不節
之大孰逾邊餉及在京冗役哉臣　生長于粵未獲親
履邊境難以盡按其虛實查自嘉靖年以來疏添兵
馬修城堡動至數十萬一經增給年年執之爲例矣
不知所修所增能悉用之於邊否也　皇上托重
撫臣而各撫臣類竭心奉職萬無冒破第恐轉發給
散之官未必一一能盡體撫臣之心也即貢市一節

業行已久逐年遞加何無定額甚至剎寅需以奉虜意果何為者是不亦耗財之一大蠹乎臣又查各監局工匠錦衣衛食糧軍校中書科之帶俸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光祿寺之廚役凡若此輩狐媚猿扳日增月長皆張口待哺於 陛下者若不為之裁省限制將來何所紀極是又不亦耗財之一大蠹乎外此又各直省搉務取之於民已無遺利而報之於官不免有遺是以公家之費而充墨夫之橐也是又不一耗財之大一蠹乎凡此之蠹相沿日久又

無冊籍送部稽查以故敢於冒破而無憚也乞
勅戶部轉行各撫督及冗役收稅衙門每年各自查
理造冊一樣二本合用存糧公費盡數登記一送戶
部一存本衙門　皇上照嘉靖年間事例選差給
事中御史在外或兩省鎮一員或五年一查在京衙
門每年一查所委榷務之官只許臨船驗貨給單其
稅銀各商照數所在府州縣庫秤納彼此牽制　弊
始自清或者慮差官糜費不如就各巡按御史查理
臣意不然御史巡歷一方審錄考察激揚伸理不謂

不煩兼之時日有限孰若專精畢力之尤爲妥便也
萬一通同負　簡書同京之日難逃物議或者又恐
碍撫臣體面拂中貴等官之心臣意不然當此財力
困竭之時而爲　宗社萬不得已之計非無上事
而苛求於諸臣也儻仰體　國計民艱必有忠勤任
事如延綏巡撫賈仁元之自查理者盡心報主臣子
所同然也若新增　內供應否供給　皇上自有
定裁蓋　皇上家視六合指家之所有以予家之
人不過一轉移之間焉耳查剔既清戶部歷筭既周

恩袪煩就簡盡天下財賦公私出入之數照　國計

會計彚總一錄萬幾之暇時進覽閱與周官並傳周

室億萬載無疆之休不在是哉裁耗蠹以垂永久誠

天下所篤念者伏乞　聖裁

乞折群言定國是疏　李一陽 萬曆十二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先該山東道御史丁此呂論劾禮部左侍郎高啓愚等科場事情該吏部議處各官及丁此呂續該給事中王士性江東之等叅劾吏部尚書楊巍又該閣部諸臣具奏俱奉　明旨慰留處分無容置喙矣顧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此當　國是動搖人心煽惑之迺　朝廷體統所關理亂安危所係也尚忍默默無言哉夫大臣乃天子股肱心膂之司而諫官亦　朝廷耳目聰明之寄均之並重於天下

然必衆有師師濟濟之風人懷謇謇諤諤之節一德相成同心共濟斯爲盛世之氣象也已頃者丁此呂見　祖宗二百年之鉅典盡壞於權臣之手力援羣黨攄賁糾彈夫孰可以短此呂也至論高啟愚命題輒祀禪受之旨即言語文字之間未可必其爲附逆但已卯賢書一出海內人士相顧驚疑至有以爲病狂喪心目啟愚者又安得謂此呂爲誣賢也夫楊巍惜一高啟愚未暇惜言官之斥逐江東之等相繼疏劾偶成於彼此之激然其瑕瑜固自不相掩也繼

乃在廷諸臣見形疑影附和同聲倖倖然若聚訟焉此何爲哉夫大臣之道當剖盈廷之議開忠讜之門未有轉相構議詆逐言官而共起爲讎如今日者也臣等蓋虛心論之大都天下之人品邪正較若黑白原不以一事之謬一人之毀而慨其生平天下國家事須平心易氣以調停亦不當以一時之憤而爭去如大臣各被人言義當引退或當辦明心迹以自白又諸臣中或因其人素望足推重其去而各爲具疏乞留此猶可言也乃言不相侵託之乎同心爲國

輒亦攘臂奮爭藉口求去甚則指言官爲私黨邪議而排擠之者此又何以說焉夫大臣荷　國深恩嘗有戀主之義如不可去而憤然求去是要之也不欲去而矯焉求去是欺之也不則是脅制言官以箝天下之口耳　臣等竊謂人臣之氣節難培而　國家之言路易塞矧常人之情多好默而不好言即有敢言之士如及大僚則又曰搖惑是必顯言罪官而後可耳事關公論則又曰聲援是必人人結舌而後可耳臣等蓋已預窺若人之爲計矣至如江東之李植楊

四知王士性等皆直言敢諫之士也語曰虎豹在山
則藜藿不採直臣在國則奸究不萌彼何負於朝廷
也顧詆之曰傾危浮薄不可使居臺諫誠何心哉倘
直臣可去朊有大奸如徐爵輩誰敢復爲張胆言之
此其誤國蓋不小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時布
綸音申飭在廷諸臣自今伊始各宜虗心德讓恊恭
和衷相與敦崇雅道維持國是毋得嘵嘵多讓以傷
國體再乞　勑諭言官精衡鑑慎舉動勿以人言
有所顧忌幷鑒江東之等愚衷復丁此呂原職以杼

直臣之氣而倡敢諫之風庶大臣安其義言官盡其

職體統正而　朝廷尊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祛邪録直疏

朱吾弼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上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闢衆正之途塞群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姦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　臣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之一疏忝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夢臯鍾兆斗等日以兼冗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

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臣心一貫且有辯章　皇上既傳　聖諭以元珍排誣元輔蔓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姦逃竟任小人叅舊章而爲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報蔓皐明明怙勢當亟於罷斥示懲元珍明明忠直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今仰誦　聖諭反右權姦而左忠直豈　皇上姑爲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爲權姦此爲忠直乎臣不得不據所聞

見直數於　皇上之前爲權姦折之彼夢臯之黨
幽燕部院同聲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
北來者誼傳一貫力爲私援曾逸戶部尚書趙世卿
言之部院且云處夢臯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
爲杳已耳至票擬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
筆而忌清正方嚴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
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顛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
何景象此又見於邸報昭昭者一貫之心公乎私乎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　聖諭有洩忿結黨豎權立

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群情不以為快轉以為
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內交近侍故
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
是非　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
聖諭而泣下僉曰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一貫誠
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
為泰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得
君專行政久平旦夜氣清明內省反照恭耶敬耶賊

耶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
大典理亂攸關乎章機務於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
可否乎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某官私庇某
官而漏網某官私讎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
同次輔三輔集九卿科道衆議分別請于
皇上指其人正其罪以爲狥私害公者戒豈不萬代
瞻仰一盛舉哉智不出此直護夢臯輩私人橫分町
畦雄逞戈矛恣行胷臆仇讎善類若拾遺大臣必不
可容者被察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諸臣

之必不可已與南京部堂之自陳庶寮之察處必不可不奉　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爲相道之虧疾首刺心懇乞於　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傳播疏揭中覩其悠悠之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歸君善則歸已耶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履霜時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爲善事左右而烹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爲不善事左右而封卽墨大夫

齊國於是大治臣願 皇上兼聽並觀耳目寄之
科道毁譽絶於左右念京察爲 祖宗二百餘年
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於下持 宸斷於上臣謂
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清公端
亮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 召問二臣必不敢
枉是非自欺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
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 恩威出自
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
餘蒙垢已甚飾過不悛者凛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

戀軀嘗竊之夫靦顏竊位壞　討典自今日始而他年任事者免於憂讒畏禍遂以今日爲口實貽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大有爲作用中外喁喁日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懽慶風雲之會當如元珍所云撤肺膈之藩籬除門墻之荊棘協恭和衷閉閤思過以失報効毋懷忿悁稱疾言去上負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能以道事君偶因人言托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臣或不其然臣於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懷忠孝不淥

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　國家必不可無此
等人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以作
敢言之氣俾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姦有所懾而潛
消　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功
在　宗社生靈即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愚戇無
當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
行在在積案勉强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
身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樸忠倘獲以
尸素負罪之身僅從夢皐等一體罷斥少淸仕路仰

全
祖制俯謝輔臣此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
禍隨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臣雖從龍逢比
干於地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乎哉千月
宸嚴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朱吾弼這厮黨救同類逞臆狂妄揣擬君上
誣詆輔臣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念留都科道差用
乏人朱吾弼且罰俸一年劉元珍已另有旨了吏
部知道

議處京察留用諸臣疏　李雲鵠

竊惟國家治亂之機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不治黜陟幽明古帝王率由此道典甚鉅也我　朝六年一計內吏以考察付之部院以糾拾付之臺省相沿二百餘年吏治固蒸蒸稱盛矣乃今歲考察拾遺之典南京尚未奉　旨北京業已告竣第其中有一二事似爲　恩勝於法皆舊典所希覯而人人共爲駭異者臣等謹爲我　皇上陳之一謂雲南巡撫陳用賓劣狀穢聲久干清議前次　大計已掛彈章乃

用賓未見改圖貪鄙猶故今南北臺省復交章論之
人言踵至掛冠已遲　明旨再留隳履猶念顧滇
地遠在天南緬寇時聞竊發安攘重寄用賓安能以
積讋之身久堪之乎矧六年倖脫又復六年漏盡鐘
鳴彼固無能改於其德而地方敗壞將不知所終矣
故為遠地計則此臣不可留也一謂工部尚書姚繼
可生平雖無顯過目病實難又持三十七懇其詞已
窮扶掖自陳其情甚苦　皇上責以狂躁而不聽
之去得無取其易與耶第　大工繁興非大司空

臥病之日此郎耳目聰明者尚未必能勝其任矧衰
殘繼可不惟自苦部事恐部事廢弛亦苦繼可故為
大工計則此臣不可留也一謂南京總督尚書王基
品望薄劣已經糾拾乃哆口摭辯以冀苟全是基身
為大臣首觸　明禁矣臣等方謂基疏一上必難
逃　皇上之明鑒迺留用之　旨即於其疏下
焉不幾於賞其辯乎人情樂於辯而利於留恐將來
效尤聚訟之風且日長矣故為大體計則此臣不可
留也一謂被察科道諸臣　皇上念其人少而留

用非重言路盛心乎乃臣等思之似稍有未偃者蓋
科道明目張膽以言事必非人所指摘者而後可令
諸臣遇事將言乎不言乎言之恐人議其後不言又
恐有負 聖恩矧諸臣果賢而被誣亦必不肯以
彈射之身靦顏就列今已各具疏辭矣 皇上盍
聽其退省養高爲異日待用之地乎故爲諸臣計則
一 允其請而臣節可全舊典不易所爲造就更
多也臣等仰窺 皇上留用諸臣之心蓋爲之人
耳而今豈借才於異代哉以備撫循之寄則內而卿

寺外而藩臬可需也以備股肱之任則九列濟濟循
資待擢可用也以備耳目之司則候 命與散館
及近日推陞諸臣可選也況人心世道若水之就下
恃有法以隄防之儻 計典一定之法偶以權宜更
新竊恐後來戀擅之輩藉爲口實奔兢夤緣以圖持
祿保位將益無顧忌安望有大法小廉之效以臻長
治久安之休乎伏望 皇上念舊典之難更公議
之當聽將以上數事 斷自神裁處庶法紀肅而人
心正其所裨於 計典非淺鮮矣臣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